辛亥革命史料选辑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辛亥革命史料选辑

上册

丘权政 杜春和 选辑

湖南人民出版

辛亥革命史料选辑
上册
丘权政　杜春和选编
责任编辑：肖屏东
*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　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
*
198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：276,000　印张：13·5　印数：1—5,000
统一书号：11109·183　定价：1元

出 版 说 明

本书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而编辑出版的。

辛亥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。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，结束了支配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，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，促成了民主精神在中国的空前高涨。虽然这次革命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最后失败了，但它从正反两方面，为五四运动的兴起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，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；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开辟了前进的道路。

台湾省的史学工作者和历史研究机构，近年来先后发表了不少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。其中，很多是辛亥革命亲身参加者的回忆录或访问记录；也有一些是当时的原始资料。这些历史资料，对研究辛亥革命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。我们特予选编出版，供从事我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参考。

全书分上、下两册。史料的编排顺序是，上册：从兴中会成立到武昌起义。下册：各省光复。书中有少数几篇，如《兴中会各同志工作史略》、《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》等，过去虽曾发表过，但因史料较为重要，目前查找又不容易，这次仍一并收入；有几篇史料中与辛亥革命史实无关的部分，作了某些删

节（凡删节的地方，都已加注说明）；有个别篇章对史实的叙述不甚准确，有的甚至违背事实，美化作者自己，或者字句脱误，词意不清等。为了保存史料原貌，一律未加改动，请读者在研究和引用时注意分析和辨别。

在编辑过程中，得到金冲及同志的指导和帮助，谨此致谢。

一九八一年一月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录

（上册）

我的老友孙逸仙先生……钟工宇（1）
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……邓慕韩（9）
追怀孙中山先生座谈会……（20）

平山周谈商借菲律宾所购械弹事……（27）
兴中会革命史之一页……胡心泉（32）
访问李纪堂先生笔录……陈春生（38）
陈少白先生与香港《中国日报》及《中国日报》
与中国革命之关系……陈春生（44）
兴中会各同志工作史略……黄大汉（47）
美洲兴中会历史……廖平子（77）
本党与洪门……邓慕韩（82）
总理在欧洲最初倡导革命之情形……刘光谦（85）
我之革命史……宾敏陔（87）

访问邓家彦先生第一讲……居正修　记录（89）

同盟会成立记……田　桐（94）
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（乙巳、丙午两年）之
　　会员名册……（98）
胡汉民自传……（156）
东京同盟会直隶支部之动作……张苾臣（234）
同盟会云南分部之成立及其活动……张大义（236）
平绍璜与贵州革命……朱寿颐（250）
同盟会江西支部史略……蔡复灵（254）
庚戌复兴同盟会本部纪略……张大义（257）
中国同盟会文岛八港支会章程……（259）
记同盟会中之一个暗杀团……李熙斌（266）
吴樾烈士传略……马鸿亮（274）

丁未潮州黄冈二役别记……（279）
丁未防城起义记……陈春生（289）
邝敬川、陈寿田所述钦、防、镇南关、河口
　　诸役起义详情……陈春生（294）
熊烈士成基皖省起义记……张焕彤（302）
庚戌广东新军举义记
　　……徐维扬　编　邓慕韩　订（306）

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干部及庚戌新军起义之回顾
　　……莫纪彭（320）
广州三月二十九发难决定之经过……陈春生（337）

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与广州新军……马锦春(345)
孙总理三度游美事略……廖平子(362)

四川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保路同志军之真象……曹叔实(367)
逊清湖北陆军第八镇革命回想录……吴绍奎(372)
前三十二标共进会秘密规约……(379)
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经过并组织……熊秉坤(383)
躬与辛亥武昌首义及阳夏鏖兵之经过实录……甘绩熙(387)
起义前后的见、闻、经历（节录）……沈刚伯(421)

我的老友孙逸仙先生

钟工宇

在一八七九年六月初，那时我才十四岁，便从广州到达火奴鲁鲁（Honolulu）。同年九月，我进入意奥兰尼学校（Iolani School）做一个寄读生。我入学时，华侨学童仅有唐雄和李弼二位。两周以后，孙帝象来了，他是以孙帝朱（Sun Taichu）的名字来入学的。其后，其他的中国学童也跟着进来。这一年里，我们已有十位侨生，七位寄读，三位走读。

“孙帝象”是国父早年所取的名字。直到他于一八九二年在香港得到医学学位时，才改称孙逸仙博士，此名后来名震全球。

国父是十四岁那年来到檀岛，这是由于他的长兄孙眉的主意。孙眉在火奴鲁鲁不远的依华（Ewa）地方辟一个农场，一八八〇年，他在火奴鲁鲁的京街（King st）至贺梯厘街（Hotel st）之间的怒安奴街（Nuuanu Ave）之左边，开了一爿商店。三年以后，孙眉迁至茂宜岛（Maui）姑哈禄埠（Kahului），在那里他又开了一爿商店。他继续供给国父在意奥兰尼学校攻读了四年，甚至将一部分产业转入他弟弟的名下。在那四年当中，国父渐渐对基督教发生了兴趣，他在基督教义中，

找到了更多的道理，而这些正是他早年信奉村神所不能满足的。孙眉知道了他的幼弟已为外教所惑，且将舍弃祖先的信仰，他便采取了在那时候处于他的地位任何人都要做的措施：他写了一封信禀告他的父亲，并令国父乘船返回故乡。国父于是不得不走了。那是一八八三年的事。到了一八八五年初，孙眉寄了一笔钱回家，要国父重返檀岛。国父很高兴的回来了。当他一到火奴鲁鲁后，便马上去姑哈禄埠谒见长兄。这时他才明白回来的真相。原来孙眉要他返檀，并不是让他再回到学校去念书，而是要将那些用他的名义所置的产业收回。国父答应了他哥哥的要求，可是孙眉却完全反脸，不只拒绝给国父任何帮助，甚至不送他再回中国。国父失望之余，跑到火奴鲁鲁来找我。我很高兴能够和国父重遇，于是他住在我那里有好几个礼拜。

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好朋友呢？那是在一八八〇年，当我们同是意奥兰尼学校的学生时，我们即成莫逆。回忆早在一八八〇年，我第一次在檀岛过农历新年，只有我是一个有家归不得的中国孩子，因此只好在学校孤单的度过假日，做着我经常做的杂务。我在此应该加以解释的，这是我们学校的政策，规定寄读生每天做一些轻便的工作。意奥兰尼学校是英国圣公会史泰利主教（Bishop Staley）创办的，与圣阿鲁宾学院(St. Allan's College)相类，用来教育夏威夷及混种夏威夷青年的。后来该校才招收那些来自东方的华侨学童。一八七二年，韦礼士主教（Bishop Willis）接替了史泰利主教，当我们在一八七九年入学时，意奥兰尼学校正由他主持。他指派我管理输水到浴室的抽水机，这是一年三百六十天不断的工作。唐雄担任铲

除芋塘的杂草。其余的则照料校园中的蔬菜。在农历新年中，其他九个华侨学生都有家可归，而我因双亲远在夏威夷大岛的加禄亚埠（Kailua），即使在农历新年的时候，亦只得留在学校做着我每日的勤务，这是一个对我多么无聊的假期啊！不久之后，国父和我逐渐成为知交了，所以到了第二个农历新年，我被国父邀到他的大哥商店中同度新春。阿眉照样客气而和蔼的邀请了其他在本市无家的孩子同享快乐。这时我们多么兴奋啊！在那种日子里，中国新年是“恭喜发财”的佳日，每个人可随便拜访，特别是那些大块头的夏威夷警察和商店的老主顾们。他们进来随意吃喝，并且还拿走红封包的利市钱。就是那些白种的商人，也在这年节来拜访他们中国的同业。

一八八一年的夏天，我父亲因为我读不出一封字迹潦草的英文信，便认定我的求学浪费了他的金钱，而开始要我从事他的事业，克绍箕裘。我便为父亲强迫留在夏威夷大岛的加禄亚埠。经过两年快乐而漫长的光阴，父亲才允许我再回到火奴鲁鲁继续在意奥兰尼学校攻读。国父此时已被送回国了。当学校开学之前，唐雄的父亲发现了我和他的儿子去参加“主日学”，我父亲知道非常生气，要我剃光头去做和尚，以为我贻羞了双亲，又贻羞了祖先的信仰。他叫我放弃读书的念头，去学裁缝。一八八五年，国父却来找我了，此时，孙眉事实上对国父置之不顾，而我正经营着一间裁缝店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在国父困难中招待他的原因。

芙兰谛文（FranK Damon）牧师是一位在中国广州服务多年的教士，他娶了一位生长在广州的女传教士，她会说一口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道地的广东话。谛文夫妇在一八八五年已开办一间寻真书院(Mill's School)，位于怒安奴街与教堂巷的拐弯处。他对国父极其赏识，鼓励他不要忽略了他的学业和宗教的信仰。这时国父已决心学医，打算回广州求学，可是他没有旅费回去。谛文牧师自告奋勇在他的朋友中进行筹款，居然一举成功。我知道有一位在Castle and Cooke公司做事的柏文先生(Bowen)捐了五元，我也捐了五元，当时等于我做裁缝一个月的薪资。同时，我告诉国父，他可以在我的店中随意选用他所需要的衣物，于是国父选了几样他需要的东西。国父乘搭一艘海洋船公司的客船回去，这船公司在檀岛的代理商是赫格飞公司(Hackfeld's)，因为轮船吃水量太深，只能停泊距港口三浬以外，赫格飞公司备有平底船专门接送旅客登轮。国父离檀之晨，我亲送他登船，然后珍重道别。等到我重回岸上时，已经差不多延至下午二时了。

国父没有违背他的初衷，在一八八六年，他回到广州从嘉约翰博士(Dr.john G.Kerr)去学医。嘉约翰博士教授过许多中国医科学生，桃李峥嵘，其中两位到了檀香山而成名的，就是李启辉夫妇。

但国父并没有在嘉约翰博士那里完成其医学，因为在广州一年之后，他转到香港的西医书院(Alice Memorial HosPital)去，在一八九二年得到医学学位，从此他改用了孙逸仙博士之名。

我和国父首次重聚，是在他离檀四年之后，在一八八九年，我去香港结婚。我一到香港，立即到西医书院去拜访国父。我

记得他穿着一件白色长袍。他见到我非常高兴。当时他很忙，我们约好晚间会晤。那真是一个美丽之夜。国父为了陪我，也改穿了西服。我们沿着香港码头徘徊散步。虽然戒严的笛声在九时响了，但并未将我们赶出码头，就是那印度红头阿三也没有来干涉我们。此夜良晤，使我永不忘怀。

后来，国父为号召革命运动，反抗满清，便经常往来于东亚与美洲之间，且常常逗留檀岛和我们这一班赞同革命尽力之所能的朋友相晤。我私下再三告诉他，如果需要革命的款项，用不着迟疑来找象我这样的友好帮忙，但我从未听见他向檀岛任何友人进行筹款。有一次国父由日本携来一批丝绸，约值美金伍百元，他要我代他沽去，我亲自将这些货物分销给他的友人和相识的人们，并于短期内收齐货款送给他。国父对我脱售货物之迅速表示惊奇和谢意，他并告诉我曾经托过其他的友人代销货物，然而有些所谓朋友也者，不是拿了他的货，便是要了他的钱，我是那些少数清还他的货款的一位。他又告诉我，这些出售货物所得的款，是用来供给那些革命同志，并用以推动革命组织和活动的。

国父在他旅行期间，心里便有一种组织秘密团体的念头，以便在海外华侨中间散播革命主义。到一八九四年底某次定期访问檀岛时，他创立了兴中会，即现在众所周知的中国国民党早年之雏型。在何宽私邸参加第一次会议的那些最早的会员中，我大约是硕果仅存的一位。现在仍活着的其他同志，只是参加过兴中会后来的集会，尤其是一九〇三年兴中会重新改组之后的会议。当时，国父回檀探视他在茂宜岛的家属，逗留六个月的时间，国

父曾对他的政治信徒予以鼓励。这段时日，也正是我们集合了一群青年来接受军事训练，以便有一天我们确能参加领导中国的革命运动。可是我们对军事训练的兴趣，维持并不很久，便告解体了。

一九一一年初，国父最后一次访问檀岛。在这最后一次访问期间，他因为革命运动进行迟缓，极感失望。他告诉我，他不知道谁可信任，因为许多人背叛了他，不是将情报偷偷的送给满清政府，就是携取了革命款项而开小差。他精神颓丧，并认真的计划着放弃他对唤起民众之努力而再去习医。他相信用四个月的工夫努力研究，必能对医学有所造诣，而能再度合格去行医。我以古谚“努力，努力，再努力”来提醒他，并且对他说，只要老朋友中象我这样的，深信着他和他的革命运动能够成功，他不应沮丧，必须继续努力下去。国父由檀香山赴三藩市后，向东而行，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，途次典华城，忽接获黎元洪在武昌起义的消息，于是取道英伦返国，组织中华民国政府。

在那短短的两年里，国父才晓得满清政府之推翻，只是导致种种其他潜势力的序幕，而这些潜势力之所致力的政府形式和推行的政策，与国父创立的党和它忠实党员的民主思想，大相径庭。在这种精神的斗争和折磨之下，国父渐渐为那极端弄权的专横的袁世凯和他的爪牙所厄，被迫放弃政权，而改任全国铁道督办。一九一三年，我和内子乘船到日本和中国，试看那大部尚未开发的中国地区有无安居乐业的可能。当日本天洋丸于三月二十三日泊于长崎时，我听说国父已来长崎了，便马上去拜访他。我在他下榻的日本饭店门前遇到他。他刚好被三

菱洋行邀请前往参观该行长崎造船厂，正欲离寓。他邀我参加他的团体行动，并让我的朋友陪同我的内人继续去游览。

我不久发现国父参观三菱造船厂是一件很隆重的事。我们被引导参观工厂，走马看花的看了一遍，甚至看到正在制造中的三艘巡洋舰。我们在未与主人进午餐之前，曾摄影留念。此照我现在仍然保存着。午饭后，我们的主人给我们看一只完整的小型炮艇模型，并建议为我政府制造。这样的一艘炮艇在那时候需要十万日元。这次参观，给我一个启示，就是日本在工业发展方面有迅速的进步，此行令我非常高兴。

下午我们回到国父下榻的旅邸，国父当时知道了我对东北安家很感兴趣，然而他告诉我，东北气候太冷了，对我们不适宜。他解释说，那些去东北拓荒的山东农民，都是在早春时去播种，到了晚秋收成之后，又依旧返回他们的山东老家。这样他们便可以避过东北的寒冬。我告诉国父说，我之所以想到东北，是因为我听说那里的地价廉而易于置业。于是他想介绍我去见东北的高级官员，但我对于前往东北是否有益，既发生了怀疑，所以没有接受他的建议。

那天下午同时带给了国父一个很伤心的消息，就是宋教仁被刺了。宋教仁是国父最信任的左右手之一，谋杀的地点是发生在上海火车站。国父决定缩短他的考察日本铁路和工业的时间，当晚乘日本天洋丸返沪。轮船公司对国父优礼有加，供给最好的设备和一个专用的二等餐厅。我和内人也荣幸的与国父同桌共餐。三月二十五日抵沪，我的表兄钟文耀在码头接我们。从他那里我才得悉这次暗杀案的内情。当同盟会解散以后，宋教仁是国民党的主要人物。袁世凯排斥国父自居总统后，宋

教仁对其倒行逆施攻击甚烈，所以这次的暗杀，本党报纸一致抨击，指出此案是由袁氏主使。国父抵上海时，才知道本党同志决定倒袁。我的表兄那时任京沪铁路局局长，他在郊外一间高贵的俱乐部设晚宴为国父洗尘，可是国父与唐绍仪——国父派与北京政府联络之代表，因为举行某些重要的政治会议，都不能参加。在我邻座的一位在上海颇有名气的广东商人，知道我与国父的交情之后，他便向我埋怨国父失信。因为在一九一二年，革命甫告成功，国父派胡汉民在上海向他的广东富商友人中借款，允付给高利清还。这笔借款当时南京政府需要至急。那位富商告诉我，此款不但没有利息，也没有还本。他并说，国父和他部下这帮人如此的没有信用，将使国父很难得到他在上海的朋友的援助。翌日，当我将这些怨言转告国父时，他很惊奇此事尚未处理。他告诉我，袁世凯曾答应归还所有的革命债款，而上海的这笔借款是指定在清还债款之内的。国父更提到那时是处于困境，他被任为全国铁路督办，只拿到一个月的薪金，同时在工作推进中，深感经费困难。

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以后，国父与袁氏之间破裂愈深。其后袁氏竟宣布帝制，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，可是洪宪帝制仅昙花一现，迨云南起义，革命的火焰烧遍了整个西南，这个悲哀而自称为皇帝的袁世凯，一看见墙上革命的标语，便一命呜呼了！

国父的革命事业，屡经波折，后来，国父在南方开府了。某一次，国父在广州由英炮艇护送脱险，此役不久告平。其后，国父应北方新军事领袖之请，北上商讨国是，国父遂于一九二四年除夕抵达北平。在会议之前，国父疾发，即入协和医院就医，延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溘然长逝。

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

邓慕韩

导　言

乙未广州之革命，不独为孙中山先生实行革命之开始，实为有清光宣以来颠覆满洲政府之先河。事虽未成，然以是时人才缺乏，民智未开，竟能有此掀天揭地之举，且预备方略，布置完密，后来诸役仿照而行，有不能不佩服孙先生当日之苦心经营惨淡也，故详纪之。

起　源

吾粤於宋有崖门山之痛史，於明有流花桥之遗冢，近有洪杨崛起，其所闻所见皆足以使粤人惊心动魄，而起种族兴亡之感。且有以反清复明相号召之三合会，二百余年潜伏各地，一触即发。时有香山（现改名中山县）翠亨孙文，原名德明，号逸仙，其后居留日本时易名中山樵，故人以中山先生称之，诞生时距太平天国灭亡未远，其遗老义士，往事传谈，增人感触。适有甲申（清光绪十年，西历一八八五年）安南之役，战争结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